目　录

掩护刘润世同志在渭洞山区脱险……邹满瑞（1）
我怎样完成党的地下交通任务……郭文蔚（5）
迎接岳阳解放的片断回忆……杜德贞（12）
先父许新猷起义前后……许子行　许巴丘（15）
挥戈南下　解放岳阳……郑酉年（22）
忆南下工作队和接管岳阳……李满全（31）
南下岳阳……王三金（42）
接管广兴洲……张月桂（54）
普济医院接管前后……邓文彬（58）

回忆叶剑英元帅视察岳阳南湖渔场……安文华（65）

记湘北会战……赵子立（69）
日寇在临湘的暴行和我们游击中队的
　抗日斗争……姚凤舞（80）
我亲历的“国大代表”和“立委”选举……冯大德（94）
黎自格夺印记……胡孝生整理（98）

城陵矶私立东陵小学有关材料……姜　浩（10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岳阳县私立岳灵小学部分史料……贾国钧整理(110)
巴陵戏科班、班社概况……陈湘源(116)
岳阳花鼓戏与岳阳花鼓剧团……邓调元(126)

岳阳市水电事业发展的回顾……李儒风(138)
忆建国初期的城陵矶税务所……李　坦(145)

解放前的岳阳市场情况……李玉鹏(149)
岳阳鱼行业……李鄂鹏(156)
岳阳照相业……李培天(161)
忆解放前永泰和布店的经营情况……李正志(166)
新墙牙行业……曾介吾(173)

补充·订正·质疑

对《岳阳文史》第三辑《记"四·一三"岳阳学生运动》一文的两点更正……李镇湖(181)
关于《岳阳文史》第三辑部分资料的更正和补遗……钟毓政(183)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197)
后记……(199)

掩护刘润世同志在渭洞山区脱险

邹 满 瑞

一九四七年底，原中共福建地下省委候补委员兼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润世同志，经上级组织决定派来湖南秘密工作。原计划在湘、鄂、赣边区建立山头据点，搞武装斗争，从敌统区多处捅开缺口，使其背腹受击，加速灭亡。

一九四八年春，刘润世同志绕道香港来到岳阳之后，通过渭洞山区革命老人冯子愚同志，与我建立了革命关系，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天下午，冯子愚老人翻山越岭来到我家，向我介绍刘润世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曾为革命作了大量工作，现奉命来此地活动，动员我出来协助他开展工作。当时，我由中原突围回乡不久（是王震将军率领的南下支队某连副指导员），心里正在盘算，要尽快找到党组织，以便早日恢复中断了的组织关系，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不努力去争取呢？于是经冯介绍，就在第二天上午我和刘润世同志在风圣洞邱惜芳同志的家里会面了。各自介绍情况和交换意见之后，刘即向我详谈了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指出我军正在节节胜利，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必然结局，试探我是否继续为人民打天下。我反复琢磨了

刘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深深感到刘的见解卓越，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当即表示：只要革命需要，就是抛头颅，洒鲜血，也在所不惜。从此，我和刘建立了革命关系，在刘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革命活动。

我因是本地人，熟悉环境，对渭洞山区范围内的一切复杂情况和可靠的社会关系都了如指掌。我曾向刘建议，要适应本地的特殊环境，利用那些不大被人们注意的社会职业来掩护自己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刘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决定要我到龙洞与一位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邹品生同志联系，说是冯子愚老人的意图，要请一位教私塾的“李先生”（刘的化名），到他那里去教书，嘱他妥善安排“李先生”的住宿，并邀集十多个青年学生就读。但邹品生同志有不同看法，认为该地有一个叫袁干珍的坏蛋很碍事，怕刘在那里出问题，并再三提出要我和冯子愚老人慎重考虑，另作安排。可是，我当时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我自中原突围回乡后，一直受到旧乡、保长的严密监视，不便与外人接触。特别是那个改头换面的特务分子周烈正在渭洞一带组织“关王会”活动，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我地下人员的踪迹，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在此特殊环境中，既要蒙住敌人的眼睛，又要确保自身行动安全，就不得不采取最严密的安全措施，来安排刘润世同志的落脚点。幸而我的父亲邹森林老人是一个忠诚老实的贫苦农民，乡邻群众对他都怀好感，他老偶尔托事外出，不大引人怀疑。于是，我就利用父亲的关系，暗地与冯子愚老人密切联

系，通过冯的活动，把一位忠实可靠的李群贤同志动员出来，要他利用黑夜时间，把刘润世同志引到黄泥垅游品南斋公那里去，然后再由游品南把刘送到平江三角湖关王庙寄居下来，以吃斋为掩护，在那里开展秘密活动。由于谨慎行事，刘润世同志才能够在那里站住脚跟，我作为他的下级来说，也总算在政治上尽到了应尽的职责。

刘润世同志居三角湖后，我即按照他的具体部署，在本地发展了一些倾向革命的同志，参与了地下活动，先有李群贤、游品南、邹品生等，接着有邹先觉、刘端芳、邹永兴、张瑞春等，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但那些极端反动的顽固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后台老板——蒋家王朝的彻底垮台，他们仍在作垂死挣扎。尤其是那些死心踏地的特务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我地下人员的革命活动。就在古历端午前后，本地许多群众正忙于庆祝关帝寿辰之际，特务分子周烈就对我们采取了行动。有一天上午，桂峰山的徐贵初斋公突然来找我，说有一位李先生要我去。我得讯后知道刘的处境非常危险，即在当晚去找他，并把刘转移到黄泥垅隐伏。第二天，我又在途中遇见了徐贵初斋公，徐对我说："你们还来了一个伙计，我已把他送到李先生那里去了。"我即问这个伙计是个什么样的人，贵斋公说，就是那个组织"关王会"的周烈先生。我听了大吃一惊，当即以严肃的态度对贵斋公说："贵爹，我们这个地方很复杂，你吃你的斋，我种我的田，少管闲事，惹出麻烦来是脱不了皮的。"我深知这场危险已隐伏在刘的身边，非常担心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全，深怕他在那里出了问题，立即趁夜幕刚降临的时候，又暗地绕小路到丛林去会见了刘。刘告知已利用游晶南斋公同特务分子周旋，他便从后门潜入山林，我才放下心来。我立即把刘护送到李群贤家里，经过紧急化装之后，再派李群贤把刘护送到黄伏太迅即向长沙转移，使刘安全地脱离了“虎口”。

一九四八年六月，刘润世同志在我掩护下，虽然安全地脱离了危险，但穷凶恶极的特务分子，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看到“诱捕”刘润世同志的阴谋诡计已被识破，遂残酷地对我山区人民横加迫害。就在刘脱险后的几天内，凡是刘润世同志去过的村庄庙宇，都遭到特务搜查捣乱；凡与刘接触过的人，如游晶南、赵清平、李群贤、李梅开、刘位高等都遭到特务刑讯逼供，特别是李群贤被毒打致残而死。现在缅怀往事，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出过力，为人民作过贡献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的功绩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子孙后代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我怎样完成党的地下交通任务

郭 文 蕙

一九四八年六月，原中共福建地下省委候补委员兼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润世同志，于渭洞山区脱险向外地转移，在中共江汉军区接受新任务之后，仍回岳阳秘密活动，中心任务是搞统战策反工作。首先，他来到我地，接触了我和一九三八年原中共小塘支部的一些成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指出蒋家王朝面临彻底崩溃，我党我军行将取得全国性的革命胜利，要我们紧跟形势，为解放全中国出力。刘动员我参加革命后，要我担任交通任务，并运用原来的老关系，抓紧联络那些与党失掉了关系的老同志。他通过我和郭美春（两人都是三八年入党）的关系，接触了原中共岳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西安同志，通过黄谷秋（原抗先队员）同志的关系，接触了原中共新墙区委书记陈步凡同志。经过多次动员，并出示江汉军区党委文件后，他们才消除疑虑，同意参加刘领导的地下活动。

一九四九年元月，刘润世同志派我去江汉区，中心任务是为岳阳地下工作接好头，解决我地下组织——解放社的领导关系问题。行前，他曾给江汉军区党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主要内容：一是汇报他的活动范围，已逐渐将重点转到长沙，利用

军政界一些有影响的老同学、老亲属的关系，在省城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已初步打开了局面；二是汇报岳阳方面的地下活动情况，重点介绍了陈步凡、李西安、邹满瑞、谭晓曙和我等人的情况，请军区党委批准我们恢复活动。并建议岳阳方面的工作，除由他继续兼管外，还直接受城工部的领导。我在城工部住了二十多天，多次向郭伯诚部长和陈铁侠参议汇报了岳阳的情况，直到二月中旬，他们才同意我回岳阳，原因是军区党委给刘的复信，到那时才下来。我回岳时，除带回重要文件以外，城工部还交给我一些宣传资料，如新区城市工商业政策，农村双减政策等等，还给了少量活动费（银元一百二十元）。为了防止在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走到洪湖后，便将银元购买皮棉一百余斤，把文件资料藏在棉花袋里，化装为普通商人。凭着江汉军区给我的证件，由沿途人民政府派武装护送安全回岳。

我由江汉军区回岳后，立即向刘润世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刘已转移到郭超同志的四叔郭惠海老人家里去了，这是我地下人员关注他的人身安全，由李西安同志精心安排的。我去找他时，刘和李正在那里研究工作。他随即和我们开了一个小会，根据江汉军区党委的回示精神，联系岳阳的实际情况，要李西安同志运用一九三八年的老关系，迅速联络和动员那些愿意革命的老同志出来干革命。指出这些老同志，虽然组织上与党失去了关系，但只要他们继续靠拢党，仍然是一支雄厚的革命力量。他又明确提出，这些愿意干革命的老同志，在其组织关系未恢复以前，暂以“解放社”的名义进行活动，以利于

地下工作的组织领导。他要我利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周鳌山、黄继香，郭池荪等人的关系，同其他同志一道，在县城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并搜集敌军兵力、装备、江防工事等情报，及时报城工部。他对如何开展统战策反等工作，也作了周密详尽的布置，他说："统战应如何统呢？统战就是一种攻心战术，化敌为友，要正确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敌人统过来，决不能被敌人把我们统过去了。"他对我要求很严，多次提示，要我在工作上胆大心细，机警沉着，无论在任何艰险情况下，都必须坚定意志，忠于职守，宁可牺牲自己，不许暴露秘密，更不许牵连别人，否则在政治上是要负责任的。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份我按照刘润世同志的具体部署，与陈步凡、李西安、邹满瑞和黄谷秋等同志，在城乡开展各种活动，运用原有渠道，扩大了组织力量。我们除加强解放总社的组织建设外，还在各地分别建立了十三个分社，发展成员一百五十多人，从而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一九四九年初，江汉军区党委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急需培训地方干部，为新区输送革命力量作好准备，交给我们一项选送学生的任务。经我们紧急动员，先后组织两批青年学生共二十二名，于二、三月份去"襄南公学"学习。这两批学生，刘润世同志都要我带队护送，确保他们的安全。我便根据上次去解放区的经验，对这些青年学生作了思想动员，要他们作好充分准备，保守秘密，遵守纪律，统一行动。然后，带领他们利用各自护身证明，分批混过敌军哨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直到楼口傅家桥接头地点，再由监沔县楼口地下武工队护送到“襄南公学”所在地——潜江。这些去解放区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长期革命熏陶，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敖健、刘琦、刘支豪、周润霖、郭文豪和许太清等现已成为党的中层骨干，在各自的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我解放大军已进驻汉口，江汉军区第三分区党委准备将我们的工作关系转到十二兵团政治部。刘又派我去解放区执行递送重要军事情报的任务。行前，刘在省城配合各线党组织进行的统战策反工作，已取得了重大突破，程潜、陈明仁等军政头目，已有起义动向，这个重大情况必须迅速报告城工部；同时，我们岳阳方面的工作，由于陈步凡、李西安等同志的积极争取，统战策反已赢得了全面的胜利，岳阳县长许新猷已于五月上旬表态，向江汉军区起义，敌国防部第二厅驻岳行动小组长李亚白（代号三零五），亦同时宣布向我方投诚。加之，我们地下人员在长、岳两地搜集的敌军“长沙城防图”和“长江布防图”，这些重要情报和机密件，必须立即送城工部，交通任务极为紧迫。但敌军已严密封锁长江，沿江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即使空身通过，也难逃脱敌哨的盘查，何况带着如此重要的情报和密件呢？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冷静地与我方地下人员黄谷秋等同志，共同商定了对策，即利用李亚白的特殊身份，来掩护我完成任务。首先，我们找李亚白要了一个谍报人员专用的通行证，掩护我的行动

安全，同时，还要他派人护送，专与敌哨周旋，避免在盘查中露出破绽。就这样，我在李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长江敌军的封锁线，然后取道新堤直达汉口，胜利地完成了刘交给我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当城工部长郭伯诚同志和参议陈铁侠同志看到这些密件和情报时，极为满意地说："这些材料真来之不易呀！你们的工作真扎实呀！"我当时深深感到，首长的称赞，对我们全体地下战士，的确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它是一种无声的战令，对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促使我们在艰险环境下完成下一步的战斗任务，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呀！

我这次去汉口，虽利用李亚白的职业掩护，胜利地完成了送情报的任务，但在回岳途中，却在北门渡口出了危险。当我通过敌哨时，突然被一个为我军释放的俘虏向哨兵告密，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在解放区监利观音洲过江时，该县楼口区委戴书记正在那里检查工作，我因携文件过哨不便，当即交戴书记代为保存，可能被同行的俘虏发现了）。该哨所立即把我五花大绑押送连部，敌连长如临大敌，亲自盘问搜查，当他从我身上搜出一个谍报人员专用的通行证时，即令枪兵将我押到另一处看守。当时，我凝目沉思，这次我一定有性命危险了，"人生自古谁无死"，个人牺牲是小事，但党和上级交给我的重大任务，却还没有最后完成，这对当前我党的地下工作，不知要带来多大的损失啊！然而，事出我的意料之外，不过一刹那间，敌连长即把我释放了，并抱歉说："这是一场误

会，请你原谅吧。”

我脱险后，随即到武工队成员郭醒同志家里隐伏起来。第二天，我得知刘润世同志已来岳阳，立即把藏在牙膏里的首长回示交给他。那时，李亚白正在县商会同刘润世同志交谈，李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说：“你昨晚好险！他们（指敌哨所）给我来了电话，问是否有这样的人，我说是我派去执行任务的，要立即放回。”李亚白的投诚，并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我方完成各项重要任务，这是我们在刘润世同志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策反政策的结果。

在我脱险的第二天，刘润世同志考虑到在岳阳有潜在危险，不宜久留，要我立即随他去长沙。但当时铁路交通已被敌军严密控制，各种车辆都有枪兵看守，上下车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我怕在火车上出问题，就要郭醒同志通过与我方有联系的铁路职工解少华同志（火车司机）的关系，在岳阳车站弄来了两个臂章，以掩护我们搭火车。幸亏这一“护身符”很灵，它竟蒙住了敌人的眼睛，使我们畅通无阻地去了长沙。

一九四九年七月，来我地接管的南下干部工作团，正在日夜兼程向南挺进。我受解放社负责人陈步凡、李西安等同志的委托，与李步元同志一道去湖北迎接。当时，岳阳已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许新猷关于率部起义的两个代电（一是县政府的，一是县自卫总队的）。许亲自把这两个代电交给我，请代为转送给城工部。当路过蒲圻时，恰巧遇上了原中共监沔县委书记李炳范同志，他一见我就急忙打招呼说：“你不用向北

走了，到你们那里的南下干部工作团，已经来到这里了。”他随即引我去见地委书记武光、专员张千承、县委书记赵冰岩和县长罗西芳等同志。我立即把许新猷的起义代电和我们地下活动的汇报材料交给他们，并简要地汇报了岳阳的近况。他们听了非常高兴，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要我们同南下干部工作团一路行动。我同他们走了一天路，赵冰岩同志要我一人提前回岳，为他们的生活、住宿作好准备，并把两个文件底稿交我带回（一是县人民政府的安民布告，主要是城市八条，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二是县公安局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布告，主要是限定反动党团骨干向人民政府投诚登记，交出武器弹药，不准造谣生事等），嘱我尽快印好，等他们来后再发。我立即取捷径赶回岳阳，向李西安同志汇报后，将布告文稿交给李晋秋在原竹荫街开设的泰成书店赶印。

七月二十五日，南下干部和平接管岳阳后，县委秘书白士光要我同他去泰成书店，对两个石印布告文稿进行校对后旋即付印，八月初布告即在全县城乡各地张贴。至此我担任党的地下交通任务，也就胜利完成了。

迎接岳阳解放的片断回忆

杜　德　贞

一九四八年秋，在我军取得辽沈战役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长沙特支派毛程省同志到岳阳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以配合大军南下，迎接解放。在岳阳车站，先后发展了一批铁路职工为新青社员。通过他们秘密活动，在职工中开展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政治斗争。一九四九年春，又开展保厂护桥和反迁移的斗争。因铁路职工大都分散住在南北两头，为了防止国民党溃军骚扰破坏和煽动工人外逃，确保职工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时宣传我党政策和揭露反动谣言，地下党决定把职工及家属集中起来居住。于是，毛程省同志和我到湖滨中学找校长刘进先和总务主任向治安接洽，借用该校学生宿舍，暂作铁路职工及家属的住宅。同时请王详麟、卢翠翡两医师住到湖滨中学，专门为铁路职工及家属义务治病。

为了保护铁路财产，新青社员张宏文（运转主任），指定张秀田、傅俊海、姜以新、向荣（均为新青社员）等做工作，首先，争取了车房主任邱发英的支持，团结了一批进步职工，把库房里的重要机件都装到两辆铁棚车厢里，然后用一台大型机车把铁棚车开到死岔道上，将车轮和车钩卸下，使其无法开

走。在护桥方面，车房职工每人捐献银圆一元，总共约一百多元，由刘文燕、沈志钧暗地送给国民党匪军爆破班长等人。后因多方面原因，南津港铁桥虽然被炸，但因各线地下党组织相互配合，事先做了一定的工作，保住了大桥主体部份，为解放后抢修大桥，提前通车，支援前线，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月的一天晚上，我从长沙市《国民日报》社编辑王蔚琛同志（地下党员）处取回“中原军区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公约》等文件回岳阳。翌晨，有铁路司机童平北来我家对我说：“岳阳铁路工会反动头子、中统特务袁希圣（解放后已伏法）向王剪波密告你是“共匪”，煽动工人不要南撤，王剪波已命令特务郭良生来暗杀你，你要注意。”童走后，我当即将这一情况向毛程省、张学萃反映。由张学萃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湖北解放军沔阳军分区张副政委处学习。毛程省给我两块银元，雇一只小划子逃出岳阳。到沔阳军分区后，张副政委分派我在军分区第四团潘寿才政委处学习，那时姚凤午的起义部队也大部份在军分区四团学习。后杨青同志也去了。

七月十九日早晨，潘政委给我一封介绍信，要我急速从新堤过河去四野一五九师杨力副司令处当向导。该师四七五团正向岳阳挺进。我到那里，把潘政委的介绍信交给杨副司令，杨将我介绍给四七五团乔雨生团长及政委王衍铎、参谋长郑酉年。我说：我是铁路工人，这里离岳阳只有四十几公里，只隔路口铺、云溪、城陵矶等三四个站了，部队沿铁路线开走，没

有匪军阻击。队伍行至路口铺，有一小段木桥已腐朽，为了安全行军，乔团长亲自脱掉鞋子，扎起裤脚，跳下水去，测探水的深浅，然后命令部队前进。一路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我和团部侦察股长聂海田同志骑上军马，带领侦察排，当晚十二时左右先期进入岳阳。整团大军则在铁路附近马壕一带就地休息。我和聂海田同志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即由湘北特委书记谢介眉偕聂海田股长见过县长兼保安团长许新猷。并连夜召集在城的中心区工委委员及有关同志，筹备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谢介眉同志与湘北人民自卫军岳临直属队负责人方毅人、冯梦常和县长许新猷，各民主人士，工、农、商、学各界代表，手执红绿纸旗到马壕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由杨副司令员及乔团长、王政委、郑参谋长领头，全团的司号员走在前面，吹着嘹亮的军号，团宣传队在号兵之后，锣鼓喧天地跟进，团直属营分两路纵队以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地沿铁路线进入城内。群众早已烧好了茶水放在路边，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方毅人同志在雄壮的队伍旁高呼口号。口号声、鞭爆声响彻云宵。接着在县政府门前操坪举行了欢迎大会。民主人士周鳌山老先生致欢迎词，王政委向部队和聚集的群众讲话，庄严宣告岳阳和平解放。此时口号声、掌声，持续足有几分钟，广大群众喜笑颜开。

先父许新猷起义前后

许子行　许巴丘

先父许新猷，字朗江，生于一八九三年，岳阳县黄岸市邹家山人。他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任国民党岳阳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部起义，为岳阳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些工作。

先父起义前，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青年时代，他从岳郡联中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在校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攻占岳阳。随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刘士奇（共产党员）来到这里。刘士奇与孙稼等人组建了中共岳阳地委，大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城乡开展了工运、农运和其他革命活动，先父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一九二七年二月，岳阳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先父当选为执行委员，任协会教育部长。

五月，马日事变后，白色恐布笼罩着整个岳阳城乡，先父被追捕，从此离乡背井。后服役于国民党军政界多年，难免做过一些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铸成他终生的遗憾。光复前几年任广东国民党陆军六师预备十七团代理团长，在揭阳、朝阳、乾岗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